



# 大學通識的原民課程 ▶ 台灣師範大學通識課 辯證台灣原住民社會發展

台灣師範大學共通教育科目 台灣原住民社會發展の弁証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Aboriginal Societies

採訪 | 陳堯

鄒族的汪明輝 (tibusung'e vavayana) 老師，來自嘉義縣阿里山鄉的樂野部落，自小生長在部落，對於部落人文及地理生態相當熟悉敏感。求學經歷及成長背景，也造就其對於原住民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故致力投入台灣原住民族相關研究。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暨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主任，並擔任師大原住民社團「原住民研究社」指導老師，授課領域包含社會地理、台灣原住民社會地理、世界地理、社區規劃。

## 台師大原住民教育的燈塔

汪明輝老師教學經驗豐富，從事教職工作已30年載，分別於台南市南化國中（1982-1988年）、台北市師大附中（1988-1990年）及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1990年迄今）任教，從國中老師一路進修提升。汪老師對原住民文化和傳統知識一直秉持著熱誠和渴望，並時時提醒自己應背負著傳承文化

和啟發學生的使命感。

很多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的原住民學生畢業後擔任教職，提到其大學時代在原住民



這些將來有可能成為老師的人，也會面臨班上有原住民學生的情況，如果這群老師缺乏多元文化概念，自然無法尊重原住民。（圖片提供：汪明輝）





汪明輝擔任師大「原住民研究社」指導老師，是許多原住民學生的民族意識啟蒙者。  
(圖片提供：汪明輝)

「台灣原住民社會發展」這門每週僅2小時的通識課程，因時數過短又無校外實查課，難以使學生對不同文化產生尊重及關心。但汪明輝老師堅持用不同的聲音去評析主流文化及政策，才能培養同學反思的精神、才能扭轉學生僵化的思想和冷漠的心態。



社團因接觸汪明輝老師而有民族意識的啟蒙，宛如重生再造。本刊訪問到鄒族的汪明輝老師，透過其豐富的教學經驗，與我們分享其於大學通識課程中推動多元文化課程的經驗與觀察。

### 談原住民社會發展 培養反思精神

自進入地理學系以來，汪老師時常開設與原住民相關的課程，主要教授原住民與大自然相處的方式和觀念之外，甚至會帶同學至部落實查，從實際的接觸和體驗，使學生了解原住民與土地的緊密，以及原

住民祖先的智慧，使同學從不同的角度去觀看土地。

在99學年度終於有機會開設「台灣原住民社會發展」這門通識課，受限於每週2小時，老師盡可能串連有關台灣原住民的歷史脈絡、現況和問題等議題，並考量修課的學生對於原住民的認識和瞭解不一，時常搭配時事以引起學生共鳴。但礙於學校資源和課程限制，這門課不如系上的專業課程有校外實查課，無法讓同學親身體驗多元文化的深度；加上課堂時數過短，實在難以使學生因此對不同文化產生尊重及關心。

又因此門課專注於台灣原住民的社會發展，例如升學優待、土地議題等，課程氣氛較為嚴肅，不同於學生對原住民課程的「輕鬆想像」——充斥歌唱舞蹈，相對地充滿對主流社會的批判，不少同學對這樣的教學內容和方式感到不習慣，也反映在出席率及不斷下降的修課人數。但老師認為不習慣不代表因此限縮學生的學習成效，反而更堅持用不同的聲音去評析主流文化及政策，才能培養同學反思的精神、才能扭轉學生僵化的思想和冷漠的心態。



與其開設通識課程，比較務實的做法是將原住民或多元文化概念學程化，依據學生的程度、師資的專業發展出以校為本的課程內容。例如師範大學可以推廣原住民師資培育課程，培養社科人才的大學則可推廣原住民文化學程，提供學生「具原住民本位角度」的教育。



### 教育應是辯證後 重建正確價值觀

汪老師認為，也許是社會對於老師這項職業的期待還停留在比較「古老」階段，也或許是師大學生的家庭背景大多來自社會的中上層，所以學生對於公共事務及公民參與顯得較為陌生及保守。對於原住民同樣存在諸多「古老」印象，但其對於「原住民」的反應卻有兩種不同的類型：一類學生對於原住民的概念僅限於教科書的篇幅，實際上卻完全不清楚原住民的文化和現況，對原住民的想像停留在喜歡唱歌跳舞、生性樂觀、愛喝酒等等陳腐印象，而並未顯任何興趣或偏好；另一類則是期待認識原住民，進而參與山服團或其他志工團體，他們經常到部落「服務」，但仍持著社經地位及教育程度較高的「漢人中心主義」心態，學生充滿著熱忱值得稱許，但所謂的服務應該要從部落的角度設想其需求，而非一味高傲地入侵部落。

而就老師的經驗觀察，後一類的學生若修習了「台灣原住民社會發展」一課，通常有難以接受的情況發生，特別是講述有關服務學習的議題時，

會有強烈的心理衝擊：「究竟是愛心服務者？或是文化加害者？」

汪老師強調所謂的教育應該是透過不斷的交流、辯證、摧毀而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知識體系，使學生反思、反省整個社會體制存在什麼問題。這些將來有可能成為老師的人，也會面臨班上有原住民學生的情況，如果這群老師缺乏多元文化概念，自然無法尊重原住民，那麼原住民的問題只會不斷循環，再多的升學優待和補助也徒然無用。

汪老師強調所謂的教育應該是透過不斷的交流、辯證、摧毀而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知識體系，使學生反思、反省整個社會體制存在什麼問題。這些將來有可能成為老師的人，也會面臨班上有原住民學生的情況，如果這群老師缺乏多元文化概念，自然無法尊重原住民，那麼原住民的問題只會不斷循環，再多的升學優待和補助也徒然無用。



透過課程或講座連結公共事務，才能培養同學反思的精神、才能扭轉學生僵化的思想和冷漠的心態。（圖片提供：汪明輝）

### 知識原無疆界 系列座談挑戰主流

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每年辦理多樣化的活動和計畫，以推展原住民文化及事務。對內，中心與學校合作邀請部落的藝術工作者擔任駐校藝術家，使學生有機會接觸長年於部落耕耘的藝術工作者，不同文化透過演講和作品展覽進行對話，此活動確實讓學生欣賞到不同文化孕育的生命力。但因部落藝術家較不擅於言詞表達，也不習慣大禮堂僵硬的演講方式，故在原漢對話方面成效還有進步的空間。

對外，中心每年將依主題辦理年度講座，例如2010年「一年過後：原住民族災後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2011年原住民族教育學術研討會」等，參與者來自四面八方、社會各個階層，故總是能聽聞到相當不同的聲音，對於參與者和中心甚至是原住民的發展都具有正面的影響力。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原無疆界知識系列座談會」，此系列座談會從2008年起辦理，由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前身——台師大原住民研究小組與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等一同辦理，中心成立後接手辦理至今已經邁入第四年，座談主題以世界的原住民為主軸，透過不一樣的世界觀，挑戰主流的知識分類及觀點，建構原來無疆界的知識與實踐，座談中不但有許多觀點和意見匯流，更累積了不同類型的知識能量。

除此之外，老師認為面對大學中愈來愈多原住民學生，雖然有愈來愈多學校設立原住民研究中心，卻未有任何一個原住民研究中心針對原住民學生的事務進行陪伴及輔導，放任原住民學生遭遇文化衝擊和生活不適應等問題發生而影響其學習成效。故老師也期許中心在下半年順利集結，以不同

於社團的方式來凝聚、推展原住民學生事務。中心藉由校內及校外多元化的活動辦理，期盼主流社會能傾聽不一樣的聲音，讓更多人去關心、思考原住民的議題，企圖改變社會上的歧視與壓迫。

### 推廣原住民通識課程的建議

汪老師認為若是單開一堂每週2小時全校通識課，可能在教授的題材深度、學習成效、學生參與度等方面難以周全。參考其他國家、學校的案例，比較務實的做法是將原住民或多元文化概念學程化，依據學生的程度、師資的專業發展出以校為本的課程內容。以師範大學為例，做為師資培育的學校，可以推廣原住民師資培育課程，另外以社科人才訓練著稱的政治大學，若能夠結合該校民族學系推廣原住民文化學程，也預期將有很好的發展。

再者，汪老師認為原住民或多元文化概念學程應給予學生的是具「原住民本位角度」的教育，開設具有原住民視野的課程，而非「人類學家他者角度」的教育，培養學生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而不是傳統教育框架下的觀念。否則，恐有愈來愈多教育程度愈高卻漢化愈深的原住民學生出現，並且更加劇社會上的原漢紛爭。◆